



胡金銓一哭再當導演

沈西城

許多年前，就認識了胡金銓，跟銀幕上的形象大不相同，胖而不鈍，腦筋靈活有異常人，不少自詡天才者猶有所不及。怎個靈活法？無妨舉一例言之：他本來不大懂英文，《龍門客棧》一舉成名後，發狠啃英文，結果不但能講且還能寫。他告訴我許多在外國發表的英文講稿，都是出自自己手筆，我一聽，嚇了一跳，這可不是鬧着玩的呀，我讀了十多年英文，講不來，寫不濟，胡大哥（胡金銓）憑什麼，真有這能耐？一回聽他跟老外講英語，嘖嘖哇啦，標準美國音，真行，講稿寫得筆走龍蛇，文法無誤，嚇煞小葉。許多外國電影工作者，提起金銓的名字，無不豎起大拇指，高喊「Marvelous！」

成名的背後，往往包藏了辛酸，胡金銓未成名前，可嘗遍了眾多酸澀苦辣的滋味，在片場當美術小工前，曾在天星碼頭畫廣告牌，攀上爬落，險象環生，僅能餬口。美術小工不賺錢，只好「跑龍套」，賺個二分四，他氣餒，立誓要當導演，人罵他「神經病」，眼皮一翻，罵道：「你才是！」對自己信心百倍（以我之才當可勝任愉快啊），那時，他的把兄李翰祥已憑《江山美人》奪得亞洲電影節最佳電影獎，打響了招牌，大樹



春之曲

姚珏

今天是大年初八，首先要給我的讀者和朋友們拜個晚年，祝大家在蛇年「金蛇狂舞多喜氣，春入萬家福滿堂」。今年春節，我率領香港弦樂團25位青年音樂家，首次來到澳洲巡演，這是首個赴澳巡演的中國西洋弦樂團，同時也是首次代表香港特區訪問澳洲的弦樂團。我們樂團已經首先在1月31日和2月2日在阿德萊德和悉尼演出，演出大受歡迎，2,000多個位置全部售罄，這在當地也非常難得。稍後還會在堪培拉及墨爾本呈獻《新春音樂會》。

去年中國春節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非遺名錄，春節已經成為世界普遍接受、認同和欣賞的中華文化符號。我覺得我們來到澳洲演出新春音樂會恰逢其時，可以把中國傳統的春節文化更好地帶到海外。「弦音悠揚傳雅韻，靈蛇起舞賀新春」，音樂會用「中西合璧，弦韻傳情」的形式，陪伴當地觀眾共同喜迎農曆蛇年到來。這體現了香港特區「一國兩制」的優勢、中西融合的獨特文化特色，中國駐澳洲大使肖千、新南威爾士議會上議長富蘭克林等貴賓也出席我們演出。

我們這次澳洲巡演呈現一個獨特而多元的曲目：《春節序曲》以歡快熱烈的旋律開啟新春序章；樂團還特別創新編排了經典港樂金曲串燒，重溫電視劇《繁花》的動人旋律，以及香港流行音樂的輝煌時代，喚起無數美好記憶。維瓦爾第的《四季》則將自然的輪迴與人類的情感緊密相連，每一個音符都在訴



水過留痕

少爺兵

新春期間，戲曲大鑼大鼓地響起，的確為新春氛圍增添不少熱鬧及歡樂，配合着新春大年節。

不單止是香港的戲曲藝術，粵劇紛紛起班演出，內地的戲曲流派有300多種，但因去年越劇製作了一個環境式劇目《新龍門客棧》，吸引了不少年輕一代的觀眾視為娛樂消遣之一，而不再只是選擇「睇電影」或「電視節目及劇集」，令戲曲「翻紅」迎來「曙光」。有人建議應借此「勢頭」，讓其他戲曲團隊可以尋求跟「頂流」劇團多合作。但亦有戲曲中人指出，於數年前未有戲曲演員「爆火出圈」時，已有過如京劇、昆曲等團隊合作，只是情況不如理想，故此亦有人認同：「強扭的瓜不甜！」潛台詞是「勉強無幸福！」確實不適用「各懷鬼胎」來形容，但「各有心思」是肯定的。

怕惹來不必要的「閒言閒語」，堅持要筆者不吝報道其真實姓名的戲曲中人表示：「老前輩們認為比起娛樂圈的『成名成就』，戲曲更重要的是『固本』，在娛圈的『流量帥哥美女』過一二年就會『衰落』。不過年輕一代認為要戲曲吸睛就必須要有『偶像派』的誕生，連帶以前戲曲大師的『威水史』也受到一定的關注，乃鐵一般的事實。甚至現在有『別有用心』的人帶動着『風向標』，實施一招『挑撥離間』，指劇團的師姐妹們因『心有不甘』，會對已『爆火出圈』的師姐妹說些『瘋言瘋語』或搞些『小動作』，目的是要戲曲跟娛圈一樣，令演藝人的星途亦不得『安生』！唉，難怪在很多演藝人心裏，早已體會『憧憬理想是美好的，現實卻是很骨感』！」

而京劇著名演員王佩瑜曾於電視節目中說過：「戲曲界的演藝人也有自己頂着來自四方八面的壓力砥礪前行，心思單純為推廣戲曲這門藝術，所以戲曲界更應拒絕內鬥，互相扶持，讓戲曲之路走起來更『踏實』！娛圈跟戲曲界是各自的文化和生態，彼此有着『家家有本難念的經』和困境。」戲曲界的前輩師傅們亦奉行着這做法：「只作引渡人，不作擺渡人！」對別人的生活不要干預太多，因為不停地干預就會變成「愛他（她）反成害了他（她）」。



燈如畫

袁星

這一夜，整個村莊，包括村外的土地廟，都是亮堂的。以前是燈火搖曳，如今除了搖曳的燈火，還出現了各種樣式的小電燈。那些小電燈，不怕風，不搖曳，亮得還持久。

正月十五，村中有放燈送燈的習俗。天黑後，家家放燈。不管陰晴雨雪，不管星光和月光是否夠亮。這一夜，注定燈火通明。

時代在變遷，正月十五的燈也在不斷變化。小時候，正月十五的燈都是自己做的。蘿蔔燈、胡蘿蔔燈、地瓜燈、麵燈，這些取之於日常生活的東西，家家戶戶都有。再找點棉絮捻成燈芯，纏繞到黃草棒上，倒上一燈槽或上半燈槽花生油，正月十五的燈就做好了。做燈確實費點工夫，但也平添了不少樂趣。做燈的過程，也是切身體會佳節的時刻。後來，各種形狀的蠟燭燈和小電燈陸續登場，方便是方便了，做燈的體會也漸行漸遠。

正月十五，是個有鮮明特點的節日。就像新年家家戶戶貼春聯，正月十五，家家戶戶都放燈。若不考慮天氣等因素，正月十五的月亮都該是滿如圓盤又大又亮的。當然了，不光正月十五，每個月陰曆十五，月亮都該如此。正月十五這天，除了月光和星光，燈光是一年當中最多最亮的。村子裏，無論家中還是村外，都有人相繼放燈。室內各個房間，院落中多個角落，村裏的石碾處，還有個別路口，村外的土地廟，都會被送上一盞燈。

中國人是講究傳承、繼承的。正月十五放燈的習俗，也由來已久。從歷史方位看，把中國歷朝歷代擺出來梳理下，更加

清晰。夏朝、商朝之後，周朝歷經西周和東周，之後是秦朝和漢朝，漢朝又分西漢、新朝、東漢，後來的三國時期包括曹魏、蜀漢、孫吳，再後來是西晉、東晉。再之後，南北朝、隋唐、五代十國、宋、遼、金、元、明、清。清之後，不必再多加贅述。依《史記》中記載，元宵節「賞燈」，在漢武帝時已相當壯觀。由此推斷，放燈和正月十五的關係，是被歷朝歷代所傳承、發展下來的，是有其必然意義的。

至於元宵節起源，有說春秋時期的，也有說是漢文帝時的。據傳，某年正月十五，楚昭王途經長江，見江上有種漂浮物，遂請教孔子，答曰：「此浮萍果也，得之主復興之兆。」另傳，漢文帝劉恒在平定「諸呂之亂」後，將正月十五定為與民同樂的日子，故而家家張燈結綵，以示慶賀。正月十五，是我老家那邊最普遍、最親切的稱呼。雖然它還被稱為上元節、天官節、春燈節、小正月、元夕、元宵節等。村裏人最常說的，還是「正月十五」。這天晚上，到處燈火閃亮。點燃了的，不光一盞盞燈，還有人們的各種情感和思緒。關於正月十五抒情寫景的詩篇，從古至今，着實不少。

隋·楊廣《元夕於通衢建燈夜升南樓》中有「燈樹千光照，花焰七枝開」的描寫；唐·盧照鄰《十五夜觀燈》中則有「綉彩遙分地，繁光遠燦天」之說。宋·歐陽修在《生查子·元夕》中以「去年元夜時，花市燈如畫」開篇以「今年元夜時，月與燈依舊」對比；元·馮子振《鸚鵡曲·夷門懷古》用「馬行街直轉州橋，相國寺燈樓幾處」直抒胸臆；明·唐



變動的新一年

爽姐私語

林爽兒

喜歡過年的氣氛、喜歡過年為迎新歲而張羅，買食品、買布置家居的喜慶物品、買花、封紅包，還要張羅年飯，與家人一起做賀年糕點、大掃除等等，總之是忙碌着，雖然忙卻忙得過癮、忙得滿足、忙得開心！過年我覺得快樂，其氣氛可以把什麼不快不安的情緒掩蓋，或者只是我個人強烈些，無問題呀，自我感覺良好就是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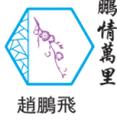
我會做足自知的習俗，年尾會安排魚、雞給兩個女兒「筍年」，團年飯之後吃湯圓，之後爭取時間去花市，儘管花市內花團錦簇，花多眼亂，我只管自己認定買什麼花便逕自去找，選好了便捧回家。回家之後給每人一封「壓歲錢」。

除夕夜一切就緒，跟着外婆、媽媽的習慣，獨自在廚房煮齋菜，待初一各人回來拜年食齋。這些習慣至今沒有改，甚至父母已不在世，但我仍然會在年初一去他們的舊居，與兄弟姐妹共聚，緬懷長輩在世的時候的種種。另一個習慣是去婆家拜年，如今只有三伯是最德高望重的一位，年初一的下半場便賴在那裏吃吃喝喝，聽他老人家喋喋不休地說着，我們認真傾聽他說每一件事所得出的精闢幽默意見。

我不是個會在廚房弄東西的人，但我有位跟着我30多年的寶



●但願變動的一年家人朋友都平安健康。 作者伊圓



世界贈予我蟲鳴

趙鵬飛

王菲在春晚晚上唱着「世界贈予我蟲鳴，也贈予我雷霆；贈我一場病，又慢慢痊癒搖鈴鈴。」深有同感。

節前忽然毫無徵兆地出現嚴重腹瀉，守着洗手間不吃不喝躺了兩天，症狀開始減緩，漸漸趨向自癒。掙扎着搭了夜裏最晚一班高鐵回到廣州。還未睡醒，便被狂躁的北風襲窗震醒。有一盆長壽花，已是滿頭花苞，擺在窗沿上，竟被勁風吹落，白瓷花盆摔成碎渣，花苞也盡數墜落。碎碎平安。漸漸瀝瀝的雨，瀟瑟了一整天。料想要過個濕冷年了，只隔一日，天氣居然恢復得出奇的好，且一連好幾日都是大晴天。院角那株玉堂春，應景的迸出了五六朵碗口大的花，淡然的香味，裊裊沁出。坐在花下，煮茶曬太陽，得享一段閒適。

這麼好的天氣，不容辜負。趕過去西湖路花市逛了一圈。廣州越秀西湖路花市，久負盛名，有百餘年歷史。行花街，轉大運。極具廣府文化的醒獅、牙雕、檀雕、牌樓等沿着西湖路、教育路，一字排開，到惠福路拐了個彎，接上了香火旺盛的大佛寺，氛圍感喜慶又濃烈。可能是天氣特別好的緣故，遊人真如擁擠

的潮水，繞着街中央的花檔，密集而緩慢地向前流動。高舉手機回頭一拍，艷陽高照，滿樹紅燈，每張臉上都飄着國泰民安的喜色。除夕前的擁擠忙碌樂此不疲，是最值得咀嚼回味。好比大戲啟幕盛宴將開，流動在幕後和廚間的緊張歡快，遠比舞台上的跌宕起伏和席間的珍饈美饌，更能給記憶留下刮痕。現在搜尋腦海裏關於過年的片段，吃了什麼好吃的，收了多少壓歲錢，已全然不記得。唯有年前那幾日，跟着父母採買年貨，準備各種年節吃食的場景，始終揮之不去。一家子齊上陣，挽起袖子剝餛飩、擀皮兒包餃子，發麵、揉麵蒸包子，燙麵、搓麵炸麻兒兒、炸蝦片、炸薯片、炸丸子、炸鱈魚兒、炸花生米，一直忙到除夕夜，大圓桌子上盛放食物的碗、盤、碟、盆、鍋都要堆垛起來了，個個捶腰擺臂的才算罷手。

時序久遠，團圓不易。一桌子美味佳餚遙遠模糊，一屋子人聲鼎沸燈火通明，即便機緣巧合再復刻上一遍，唇齒間的麵香味兒，指縫間的油香味兒，也難敵擄皮兒擀到右手掌起泡，一家子相視一笑時，漾起的那一片燦爛慰藉。不是每一朵花最終都能盛開，積攢力量萌生



●王菲在春晚獻唱《世界贈予我》。



衡陽秋名山

湯禎兆

衡陽之旅，個人覺得最出乎意料，其實在衡山南岳的秋名山體驗——此話何說？且讓我娓娓道來。

上衡山頂的車路狹隘曲折，所以除了特定牌照的私家車外，其他人一概只可乘坐所謂的南岳衡山景區交通環線車，一上一下的全程票40元人民幣，可供兩日內使用（方便遊客在山中留宿一晚）。所謂環線車，其實乃中型旅遊巴士，我們一行20人，正好包了一車。好了，上車後工作人員的首要之務，是再三提醒所有遊客必須扣上安全帶，而且每個座位前早已準備膠袋，一看便知道此程上山難，難於上青天！

結果一如所料，全程急彎滿布，曲折蜿蜒不盡，更為甚者是全程絕不減速，入彎依舊，而且連單線雙程的坡道，對頭雙方也不用交流任何手勢，大家如履平地繼續「擦車前行」。一眾孩子大聲呼喚與高采烈，孩子媽媽更